

我们相爱 的时候

杉娃长篇爱情小说

知识出版社

Womenxiangaideshihou

Zheshiwo tian' ai shengyazhongdeyici buyukuaide jingli. lisuodangrande
chengwei woweiwomen fenshoude yige jiekou. Shenzhi zaifenshou yihou
yizhidao xianzaide shijianli. haigeiwo hen' guode yinying. Wo jihu hentoule ta.

我信仰爱情，像我这样的人不可能不信仰爱情。

我相信爱情就是能让我微笑着死亡的方式。

就像故事中的夏清和孙晓雯，正是他们之间
无意识的爱情才造成了他们的恐惧。

而爱情又正是治疗他们恐惧的良药。

有人问我，他们之间能叫爱情吗，夏清是喜欢晓雯的吗？

我也不知道，我叙述的是一个故事。

我把他的形象描绘出来，而我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杉娃 / 著

Shanwa Zhu

我们相爱的时候

WOMENXIANGAIDESHIHOU

杉 娃/著

于 均/绘画

知 识 出 版 社

总编辑：徐惟诚

社 长：田胜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相爱的时候/杉娃著. -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02

(青春记事)

ISBN 7-5015-3679-1

I. 我… II. 杉…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5389 号

策 划 人：张高里

责任编辑：梁云福

责任印制：徐继康

装帧设计：新思维工作室 + 栗子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话: 010-68318302)

<http://www.ecph.com.cn>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

字数: 110 千字 插页: 3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5015-3679-1/I·296

定价: 22.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时下有种以出生年代划分人的习惯，那么我就是所谓80'后的一代。时常有朋友戏称我是80'后的LOGO.骄傲，张扬，无所畏惧。而我相信，在我嬉笑怒骂的外表下面，一定掩藏着一颗古典的心。

我出生于1982年的夏天，在皖西很普通的一个乡下长大。对于一个追求美的人，他终生的事业就是在异地慢慢消化他的故乡。而皖西乡下年少时代的经历也必将决定我一生的取向。我必是善的、淳朴的、唯美的、和谐的。比起钢筋水泥的城市，一望无垠的田野能使我周身奔跑着自由元素，让我随意地表达而不拘泥于什么格式。

自序

关于我自己

时下有种以出生年代划分人的习惯，那么我就是所谓80后的一代。在网上常常有网友戏称我是80后的logo，骄傲，张扬，无所畏惧。而我相信，在我嬉笑怒骂的外表下面，一定掩藏着一颗古典的心。

我出生于1982年的夏天，在皖西很普通的一个乡下长到15岁。对于一个追求美的人，他终生的事业就是在异地慢慢消化他的故乡。而皖西乡下年少时代的经历也必将决定我一生的取向。我必是善的、淳朴的、唯美的、和谐的。比起钢筋水泥的城市，一往无垠的田野能使我周身奔跑着自由元素，让我随意地表达而不拘泥于什么格式。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乡村教师，他们质朴的作风给了我最初的审美启蒙。他们有着一分为二的世界观，影响我尖锐地树立起美和丑的对立。小时候，每个星期天我们全家会骑车去县城，那时我都会告诉爸爸，我什么都不需要，只要去买本书。那个时候，我的世界是瑰红色的童话世界，小王子和灰姑

晓雯今年要遇到贵人。
贵人是从此边来的……



的时候，我喜欢倚着小板凳坐在走廊上，听风雨拉着杉树跳舞的音乐。秋天，我和我的小伙伴把水杉树的落叶都扫起来，送到河那边的许二奶家，给她烧饭用。我就在这些杉树下长大，我同样也是一个坚韧的女子。在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我希望我能微笑着跨过去。

我也很坦诚、直率，这样质朴的性格是皖西小城赋予我的。我的朋友们说“真实”是我最大的特点。我像南美人一样的性情，爱笑、爱哭又疾恶如仇。我喜欢各种运动，我觉得运动是对原始的再现。我喜欢旅游，各种风土人情给了我美妙的灵感。我爱我的爸爸妈妈，我爱我的朋友；我不能容忍欺骗，我总是同情弱者。我就是这样的女孩，把美和丑尖锐地对立起来，在童话和现实里穿行。

关于舒城

在我没有离开家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我有多么热爱故乡。我甚至有点嫌弃它的贫穷、它缓慢的节奏。1998年的9月，我第一次离开安徽，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北方城市读大学。那年10月，我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偶然看到一个“一品黄山”的车身广告，我追着这辆车，边哭边追赶着它跑。直到我精疲力尽，呆呆看着“一品黄山”四个字消失之后，我才知道我有多么热爱我的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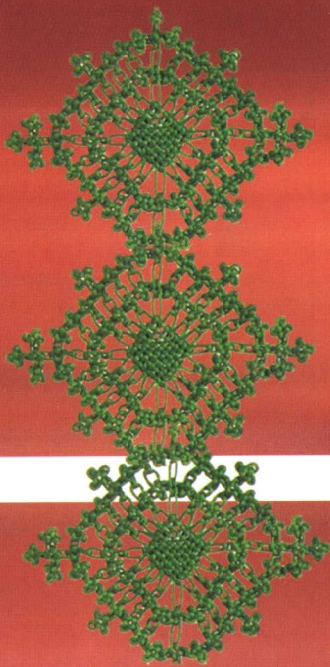
每个学期，我都盼望着学期快点结束。我能乘火车和一群老乡熙熙攘攘回家。我坐上火车就可以感受到我的呼吸慢慢平静、我的皮肤慢慢润湿、我的心情慢慢温和，我就知道我已经从北方到了南方，我就要到家了。

从合肥乘坐两个小时的小时巴士，就能到我的小城。我听到有人操着浓郁的方言，看见黄包车在车流中穿行，闻到慈母宫的檀香味儿，我就知道我真的到家了。这是我平静温和的舒城，斜风细雨不需归的舒城。关于这个小城，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地方，它没有任何能让你记得的特殊性，或许它普通的像皖西任何一个小城吧。我觉得它像我小说里那个质朴而不动声色的孙晓雯，只有我这样熟悉它每一条小巷的人才懂得她美在哪里。在我的眼中，它是无比和谐的，小巷深处的人家，屋顶上不经意看着的小花，一棵大河边出人意料发芽的柳树，在朝阳下微微颤动的龙舒古塔。我觉得像我这样一直在这里长大的人也不能把它看厌倦，你突然就能发现什么隐秘的风景，又突然有了跟昨天不一样的视点。它没有一处不和谐的、美的，比如说蹲在玉带河边浆洗衣服的农家妇女，她们日复一日地浆洗，平静又悠扬，她们在漫不经心地施爱与与人。

嫩、人鱼泡泡、莼菜美丽的长头发……我甚至觉得他们就在我的身边，我一闭上眼睛，就可以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我在这个童年世界一直居住至今，已经大学4年级的我依然对这个瑰红世界向往不已。我记得小时候，我很会编故事，总是能拿着各种毛公仔把它们编进一个童话里去。我觉得最好的人就是小仙女，最坏的人就是巫婆。最神奇的东西就是能周游各地的飞毯。瑰红色的童年让我对生活和世界充满了善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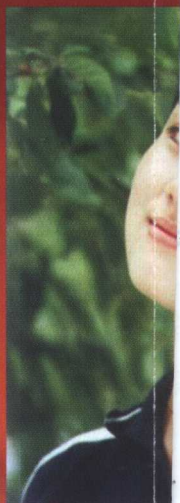
在这个瑰红色的童年里，我只期望我能变得像白雪公主一样美丽，被小王子迎接到他金碧辉煌的王国去。等我长到能对这个梦想微微一笑的年纪，我就希望我能成为会编故事的作者，把我的很多不可能完成的愿望在虚拟故事里实现。幸好我现在真的成了一个编故事的人，我写的是忧伤的爱情故事，而文字里还流露着童话的启蒙痕迹。

我和从文字中透露出来的那个女子没有什么区别，从文字了解一个人是比眼睛更好的一种方式。我就是那种在童话和现实中行走的人，有很多美妙的幻想再加上淡淡的绝望。我爱运动、阳光和水，和谐的自然始终是思想和文字的来源。我是如此地爱着我生存的这个世界、我的生命、爱情以及所有人的情感。我是如此地爱着植物无声的生长，动物不含杂质的眼睛，世界上所有生灵的活动和融洽的相处。我信仰爱情，每当一想到将会有一人陪伴我走过一生的时候，我就情不自禁地微笑。剥离那些喧闹、张扬的外层，我其实有一颗古典、朴素的心。



我的童年在一个叫曹家河的村子里度过。那个满是杉树的院子就在曹家河中心小学里面。我在小说里面提到的“雾龙井”就在这里。在这里的春秋山上，他们有的时候从井里升腾起来的雾气会像一条盘旋的龙，这条“雾龙”就被迷信地说成是一种征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条“雾龙”，现在仿佛已经很少出现了，我爸爸小的时候就曾见过。

我更喜欢的是我外公家，藕塘。我外公是个很能干的农民，他拥有好几片桃树林、梨树林、苹果林，还有一个盛满菱角、藕花的池塘。每年春天，我总要找一个星期天，去看桃花、梨花。我们就坐在缤纷的花下吃饭，看着夕阳西下时分在池塘里跃出银线一般水花的鲤鱼。一到暑假，我就迫不及待地到藕塘去。这个时候，桃子已经成熟了，外公要留最大最红的一些桃子给我吃，剩下的挑到集镇上卖掉。夏天的晚上，我就睡在桃树林里，替外公看守果实累累的桃树林。我睡的竹床是外公用竹篾做的，时间越悠久的竹床睡上去就越凉快。外公的竹床可能比我的年纪还要大得多。等到夏天再深一些的时候，双抢就到了，满田里都是弯腰插秧的人。那个时候，外公家只有我一个闲人，我要提着小桶，去河边洗一家人的衣服。我们在河边打



水位、划水、比赛打水漂漂，还有一个姐姐会踩水，她居然能够踩在水上从河的这边走到河的那边。我们经常吓唬她，河里有水鬼，然后一哄而散。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直到月亮爬上了，我才吧嗒着一双赤脚，把洗衣服的大竹篮提回家。

我对藕塘的记忆远远不止这些，只要我一回忆到故乡，我就会想到藕塘连绵不断的荷花、荷叶。可惜我外公年纪大了，离开藕塘，随着小舅住到了集镇上，年迈的外公跟我一样思念藕塘、思念那里的桃花、蛙声和星光。他不止一次地提出要回去住，不愿意在镇上享福。我的舅舅和姨妈都不能理解，我能。有一年回家的时候，听说外公的老房子已经卖了，桃树林、梨树林、苹果林和池塘都卖了。我顿时又想哭，又有点欣慰，不知道那样一个百草园又要使哪个幸运的孩子享受一个快乐的童年。

离开藕塘，我就已经读高中了。作为一个住校生，在舒城中学度过了3年的时间。在高中的时候，我很是仇恨这所学校，这所学校近乎残忍的逼迫我学



我喜欢杉娃这个名字。从这个名字就看出，我的性格应该是倔强而又天真、顽皮。小的时候，我家就住在种满杉树的大院里，我每天都要给我家门口的那棵杉树浇水。我妈妈说，杉树是一种很坚强的植物，不用我给它浇水，它自己就能生长的枝叶茂盛。我家门口的水杉树在我们的大院里是最强壮的，我眼见着它从小树苗长成现在这样亭亭玉立的模样，还在努力地继续长大。下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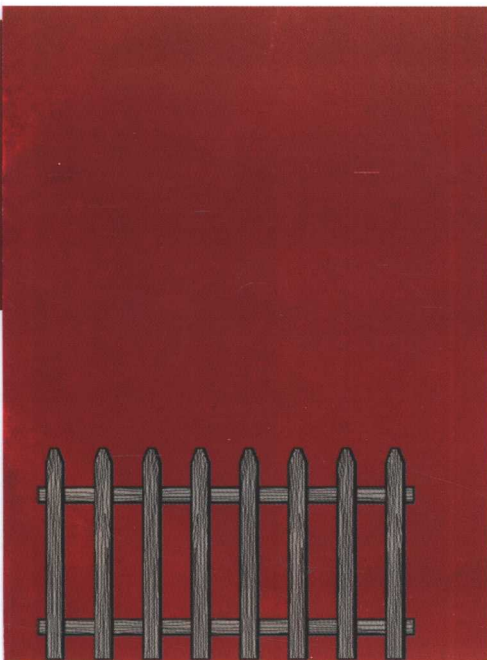


习，抛弃那些从农村带来的散漫、无拘无束的性格。而上大学以后，我又异常怀念高中起来，那是一段无比充实的日子，有理想，并且不顾一切地为理想拼搏。我不止一次地希望我能再回到仁峰亭背一次英语单词，能再回到阅览室看一本《中外少年》，能再回到破旧的女生宿舍吵一回架。而当我真的有一天，骑自行车穿过梅河路、大转盘，到了舒城中学以后，总觉得什么都变了，这不再是我的学校了。我突然觉得高中才是我的花样年华，几乎难过的有些想哭。长大了就再也难得回去，舒城中学现在是另外一些像花一样美丽女孩的学校。

在我离开以后，舒城中学盖了几幢很漂亮的楼，以前破旧的女生宿舍也拆掉了。它变得越来越漂亮，整个学校像是在一座花园当中。春天，我看着我的学弟学妹们像春风一样在我面前走过，有说有笑。我想他们一定像我当年一样，有着一个很辉煌的理想，而且不懈地向着理想而努力。

舒城中学将在今年的十月迎来她的百年庆典，我借我的小说祝福她吧。





于1999是不是世界末日的辩论赛。我当时的想法就和小说里的孙晓雯一样，我一下想到了很多高考前的我不应该想的东西。比如，我生在这里要做什么，我难道不是总要死亡吗。当时，我们班上有个女同学说，我不想死，我还没有恋爱过呢。

我信仰爱情，像我这样的人不可能不信仰爱情，我相信爱情就是能让我微笑着死亡的方式。就像故事中的夏清和孙晓雯，正是他们之间无意识的爱情才造成了他们的恐惧，而爱情又正是治疗他们恐惧的良药。有人问我，他们之间能叫爱情吗，夏清是喜欢晓雯的吗。我也不知道，我叙述的是一个故事，我把他的形象描绘出来，而我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有些时候，我们无法用肯定或者否定的语气去说话。因为每个时刻，我们的内心都是复杂的、难以辨认的，甚至不乏罪恶的成分。让夏清去思考他到底爱不爱晓雯，这会很难他，我想他自己也不愿意搞清楚吧。就像晓雯，她对夏清的爱情是纯粹的吗。我相信她的爱情里，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对欣学姐潜在的报复。那么我们不能说，他们的爱情是荒唐的、不纯净的。复杂的人性就是这样，诚实的我无法只把白天展示出来，隐藏掉黑夜。

写完小说以后，我疯狂地喜欢上这个叫孙晓雯的女孩。虽然没有美丽的容颜，也没有出众的才能，我就是喜欢极了这个主人公。她也许就像任何一个普通的女孩，只要你注意她，你一定会发现她的美丽。或许，就像我的皖西小城。

关于写作

写作是一件能让我快乐起来的事情。我喜欢在键盘上越来越快地敲击，而我的思维却更快地追逐我的文字。我的身体里，总是流淌着表达的欲望。它们总是横冲直撞，要我把它们释放出来。我写作，只是为了这些表达的欲望，或许，她还能打动你。我的每个故事几乎都是被文字逼迫出来的，它往往跟我构思的那个故事大相径庭。我总是要摧毁我原本的构想，让那些故事从唯美变得合理。我喜欢这种整个人都要被文字摧毁了的感觉；我喜欢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一样，冷静地剖析各个微小的细节。

我总是要不停地写、不停地写。高中的时候，我用几个软面抄写小说，用极其幼稚的语言编辑其幼稚的爱情故事。我手写小说在女朋友之间流传，她们告诉我哪里让她们看得很感动，哪些却还有些欠缺。甚至有些朋友在高中毕业以后，还要追问我的手写小说进行的如何了。那些手写小说不知道被我丢在哪里，而我的写作欲望就是被这种快乐的虚荣支持着。高中的时候，我的学习并不出众，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我才是自信的、飞扬的，这是那个时候我惟一的虚荣。我对待写作虔诚极了，要是能写一段自己很满意的文字，甚至一个晚上都兴奋得无法睡觉。关于写作，我还感谢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师孔华，是她确认了我更加坚定的虚荣，于是我不停地写，不停地写下来。



WO

关于小说

在通向死亡的道路上，我试图找一种能让我微笑的方式。我说过，我是一个在童年和现实中穿行的人，要带着淡淡的绝望看这个世界。我总是不可抑制地要谈论到死亡，这个词语仿佛是我跟阳光灿烂的表情不相符合的。

于是在上一本书《爱是生命的舞蹈》中，我让少君和阿维从东方明珠上跳下去，以一种平静安详的姿势。我给他们做了一个最坏的假设，让他们在两年之内，把一生都尝试完了，于是他们心无旁物、微笑地死去。其实，我并不希望他们就这样死去，我希望他们能幸福，从而给我生的勇气。而我的笔不受我的驾驭，固执地把他们引向一个悲剧。也许，这才是原本的事实吧。



menxiangaideshihou



我开始了另一段尝试，我试图让夏清和晓雯能在故事的结尾微笑出来。慢慢地，他们开始了一段无意识的爱情，这导致了他们最后爆发出来的恐惧。他们在操场上做爱，用彼此的身体去镇压恐惧。这个时候，让他们微笑出来的是他们之间无意识的爱情，还是性爱纯粹的麻醉？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我又没有能够把他们推到快乐的那边去。



贵人游离于她现在的状态之外，
贵人要带领去一个未知的领域，
好比一条鱼的翅，拨开水纹，
它就沉下去。

小说描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在1999年的夏天，整个城镇的居民都被世界末日的预言恐吓住了。孙晓雯，她是一个面临高考的学生，从小就有算命瞎子预言说，她将在1999年遇到她的贵人。小说就是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世界末日的预言让整个城镇一片恐慌，贵人的预言让孙晓雯不知所措。孙晓雯是一个普通的女孩，有着深刻的自闭和自卑情节，特别是完美出众的欣学姐，让她又崇拜又感到自卑形移。后来她遇到了夏清，欣学姐的男朋友，并且莫名其妙地爱上了他。夏清是个乐观、快乐的男生，他想尽各种办法让晓雯快乐起来，让她远离自卑情绪。她在克服自己缺点的时候，不时的产生各种不可思议的、极端的念头，弱小的她被各种恐惧包围起来，被一些微弱的希望小小的振奋起来。她试图去找一种让自己解脱的办法，而她什么办法也没有，只能一天一天等待着宿命的降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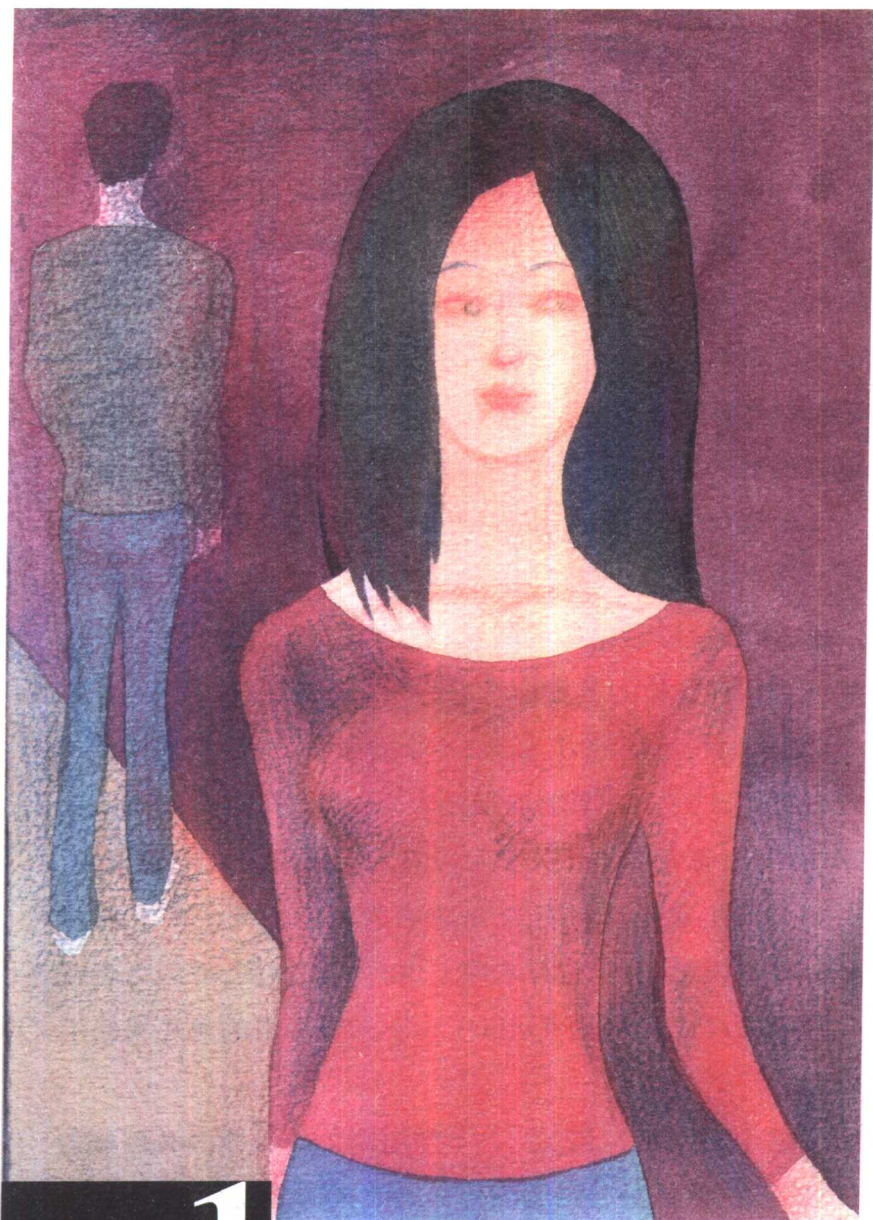
这篇小说在我刚刚上大一的时候就想了，我想知道，在恐惧下无能为力的人 would 做出什么样的垂死挣扎。我也曾为世界末日这一说法感到巨大的恐惧，那是在我高三的时候，有个在安徽大学读书的学姐告诉我，他们学校展开了一场关



写作就是我必须存在的状态，那些突出来的灵感要像浪一样袭击我，又最终回归为安安静静的水。我必须一直不停地书写，我必须用文字来安抚这些东来西窜的小家伙。各种地方，各种地方，我都要把它们变成我快乐的书桌。大一的时候，我就喜欢和NINI一起坐在商场的休息吧里写东西，就写在购物小票的背面。面对川流不息的人群，我们觉得生活就像一个谜语。在熙熙攘攘的嘈杂声里，心情怪异地平静下了，写出一些不可思议的诗句。这些偶尔的涂鸦就留在购物小票的背面，随便搁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会被谁看到，给谁带来什么样的心情，我们的那些不经意的文字会打动那些不经意的读者吗？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讨论我的小说，他们建议别人去读我的小说，说那会改变人的爱情观。其实这并不是我的本意，我不想去改变什么，我只希望我是一个陈述者，一个讲故事的人或者一面光亮的镜子。我和高中时代的我、大一时代的我一模一样，在写作面前只是个虚荣的小女生而已。作为一个作者，我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被理解、被达到。我多么希望有人在读到某个句子、某个情节的时候，突然觉得我说的多么真实，那些文字能一直通往你的深处了，好像自己的灵魂被这个词语带着，向下沉、向下沉。我就期望这样，当有人被我的文字载起，我会微笑。





1

他们既不明确又是毫不知情，只能用无边无际的想像力来吓唬自己。

1999年的春天是个布满恐慌的时期,从北到南,这种恐慌无处不在。他们盛传这个世界的末日就要来临,“1999,恐怖大王从天而降。”正是由于这种末日的恐慌,人们才从来没有像此刻一样团结一致,不分民族、不分贵贱地陷入这场轰轰烈烈的恐慌当中。“绝望”是对付这些病人膏肓的人类最后一剂药方,这个时候,他们才开始重新虔诚起来,他们才开始像真正的人类一样忏悔过去,坐以待毙。

这个皖西小城和其他地方并没有什么不同,从县城到乡下,四处漫溢着绝望的气氛,连油菜花也开的无精打采,田埂上稀稀拉拉的黄豆瘪着它的壳,雨也下得比往年少多了。老人们说,这些都是征兆,不幸的征兆。好比雾龙井上一出现黑龙,这个县城就肯定要出大事一样。1994年安徽发大水的那年,雾龙井上每天都可以看到有条黑龙在上面盘旋,井里升腾上来的雾气很奇怪地形成了栩栩如生的龙的形状。他们说,那一年龙河水库上也有龙在盘旋,那地方现在已经被开辟成万佛湖风景区了,不知道那里的龙还灵验不灵验。

这个县城叫“舒城”,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又被称为“龙舒”。但是最起码从清朝开始就有这个说法了,不然为什么那时候舒城生产的贡席就被称为“龙舒贡席”呢。对于

舒城的人们来说,龙是吉祥的、灵通的。但是它的灵通总是要通过舒城遭遇的各种不幸来体现,这让人们对它又敬又怕。龙是舒城最早的先知,最灵验的预言家。

今年春天的恐慌暂时和龙还没有关系,而他们并不明确地知道这种恐慌来源于另一个叫诺查丹马斯的预言家。正是这种混沌的状态愈发另人焦虑不安,他们既不明确,又不是毫不知情,只能用无边无际的想像力来吓唬自己。他们鼓起全身的力气来谣传九星连线、地震和水灾,地球灭亡的言论在民间润色的更加神秘和宿命。他们脆弱的不比刚刚长出芽的小豆苗强,甚至一阵夏天的暴雨就能把绝望铺天盖地地砸下来。举个真实的例子来说,由于对地震的畏惧,有一段时间,他们竟然情愿在野外住宿,一家人就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

和火葬的政策刚强硬的那会儿一样,龙舒大地上自杀的消息连连不断。主要是老人,他们的死状五花八门。有的把头栽在烂泥塘里,活活被烂泥憋死;有的喝了整整一瓶农药,自己穿好衣服,躺在床上等死,连送葬的时候,还可以闻到呛人的农药味。他们自己尽情地糟蹋着最后的权利,好像死得越残酷就越能感动天地一样。他们宁愿自行死亡,而不负担未知的恐惧以及绝望的等待。年轻的人们也恐慌,这种恐慌和他们与生俱来的自信、自大此消彼长。他们在神的愚民政策中迟钝了,为什么不能人定胜天呢?到底能不能人定

胜天呢？他们的烦躁不安来自单一的自省，是不是真的有些事情无法把握或者无从体验呢。

和很多地方一样，这个不起眼的皖西小城经历过无数次的洪水、旱灾、战争、地震、虫灾……在很多毁灭性的灾难中残喘下来。事实上，“舒城”这个地名的字面意思已经表征了这里的人对安定生活的向往，他们希望这是一个舒服的城市啊！在舒城的方言里，“命运”被俗称为“八字”，大概是因为算命必须用到生辰八字的缘故。而预言，或者说算命则被成为“掐八字”，这个“掐”字用得多么精妙啊，把命运的卑微性格都表露出来。



2

晓雯今年要遇到贵人，贵人是从北边来的。